

2012年10月13日

编辑/张爱杰 组版/张荣梅

编者按

有这样两个老人：一个是中国最年长的慰安妇，为了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坚持抗争了20年，直到生命终结；一个是八旬老汉，为了多挣点钱，为了快乐去做裸模，却不被儿女理解。他们都走在自己选择的路上，纵有各种争议，各种不解……

# 中国最年长“慰安妇”溘然离世 等了20年，没等到日本的道歉

瑟瑟秋风中，一掬黄土，几行亲人泪。12日，90岁的中国“慰安妇”尹玉林悄然下葬。从1995年正式提出对日索赔，一直等了17年，她最终还是没能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中国民间慰安妇调查第一人”张双兵说，截至目前，在山西公开对日索赔的16位慰安妇中，只有6人健在。



▲今年4月20日，在山西太原阳曲县郑家寨，“慰安妇”幸存者尹玉林得知另一慰安妇刘面换离世后，拿着前些年的合影悲痛万分。“二十多年来，我们这些人一直在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其间有人相继过世，都没有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尹玉林当时说，她自己时间不多了，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日本政府赔礼道歉的那一刻。

## 唢呐锣鼓声中，乡亲们送了她最后一程

12日，在山西太原市阳曲郑家寨村，数十位乡亲送别老人最后一程。多家日本民间组织也在葬礼当日发来唁电，向老人敬献花圈。

太原阳曲县郑家寨村，一条小路蜿蜒曲折。在一处黄土山丘脚下，两眼矮小的窑洞就是尹玉林栖身半个世纪的住所。窑洞前，一株老梨树果实落尽，看门的老狗寂寂无声。低矮光秃的石榴树上，硕果仅存的一颗石榴挂在枝头。顺着窑洞向上观望，一片蒿草中，几株灌木显露着秋日里最后的绿色。窑洞正面，牛奶盒、罐头瓶等杂乱地摆放在窗台上，“聚

福生财”字样的春联已然褪色，墙皮显露出年久失修后的破败。

走进尹玉林生前居住的卧室，八米见方的窑洞很显局促。一张老旧的桌子上，牙刷、梳子等器物依然摆放在原处，墙上挂钟的指针早已定格。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尹玉林最后休息的土炕上，主人睡前饲养的小猫慵懒地蜷缩其间。

正午时分，唢呐、锣鼓齐鸣，尹玉林的子孙亲人披麻戴孝，齐齐跪倒在灵前。一片哭声中，秋风顿起，枯黄的树叶纷纷下落在尹玉林的灵堂上，郑家寨的乡亲们用民间传统礼仪送别老人最后一程。

## 苦等20年，还是没有等到日本的道歉

尹玉林唯一的儿子杨贵荣说，10月1日，母亲在当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肺积水，此后一病不起。10月6日下午，母亲去世。

“中国民间慰安妇调查第一人”张双兵说，那段讳莫如深的经历，让尹玉林的姐姐失去了生育能力，并遭到丈夫的抛弃，两次改嫁。为了这，姐妹俩坚决要求日本政府向她们公开道歉，并给与一定的经济赔偿。

从1992年起，尹玉林就开始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诉。此后的20年间，尹玉林公开站出来指证日本侵华日军的侵害，并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其间，尹玉林曾两赴日本起诉无果。

对此，张双兵表示，当年遭受日军侵

害的慰安妇大多病痛缠身，老景凄凉。截至目前，在山西公开对日索赔的16位慰安妇中，只有6人健在。

葬礼现场，张双兵带来了日本“山西省查明会”和“图片展执委会”等民间团体的唁电。在唁电中，日本律师川口和子、大森典子等表示，尹玉林大娘对日本政府的控诉得到了日本人民和中国同胞的支持和鼓励，“没有帮尹玉林大娘在生前实现让日本政府道歉、赔偿的夙愿，令人愧疚”。

在尹玉林生命的最后时光，她已经滴水不进，不能言语。尹玉林的儿媳翟爱英说，婆婆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日本政府道歉，但她苦等了20年也没有任何结果。

(中新)

# 八旬独居老人进高校做裸模 儿子嫌丢人换门锁不让他进门

成都有一个84岁的李大爷李军(化名)，他的老伴15年前就去世了，小儿子2007年也去世了，剩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约一个月来看他一次。为了多挣点钱，为了打发时间，他找了一份在高校当裸模的工作。做了裸模之后，李军感到很快快乐很充实。随之而来的是儿女的不解，他的儿子甚至换了门锁不让他进门。



李军在大学课堂上。他不认为当裸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要用艺术的眼光看待人体模特”。

## 做裸模可以多挣点钱 买虾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心疼了

成都一所大学的教室里，84岁的李军慢慢地脱光衣服，摆了一个舒服的坐姿。他身材瘦削，一头稀疏的白发，裸露的皮肤松弛，透着时光侵蚀的痕迹。李军当人体模特的时间并不长，今年4月才开始做。当时，一个朋友给他介绍了人体模特的工作，李军想多赚些钱，就答应了。因为钱多了，可以改善生活，比如他喜欢吃虾，有了这些“外

快”，买虾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心疼。

根据裸露部位不同，李军得到的报酬也不同：如果学生只画脸，一天大约是60元；如果被要求裸露上半身，一天大约是80元；要是被要求裸露全身，一天大约可以得到100元。一周内，他大约会工作三到五天，一个月算下来，这份工作能够给他带来大约1000元的收入。

李军回忆，做人体模特的第一堂课，下面有40多个学生。虽然是第一次，自己并没有怯场，很坦然地脱去衣服。在陌生人面前裸露身体。有了这份工作，他觉得打发时间更容易了，而且看着那些年轻的学生们，看他们说笑打闹，他自己也会跟着很开心。他说他很习惯一个人生活，但是不想那么无聊地过日子。

## 很理解人体模特的艺术性 感到比打麻将轻松多了

李军一个人在家闲不住，有点时间会挨个公园转。以前，他很喜欢到人民公园唱歌，偶尔也会打点小麻将，后来麻将也不打了，因为觉得打麻将“很累，又会输钱，还会和人吵架，不安逸”。李军说，自己每个月有800多元的收入，输点钱就会觉得很心疼。

在他看来，“做人体模特比打麻将轻松多了”。李军是初中文化，曾当过三

年裁缝厂厂长，当厂长那三年走南闯北也见过不少世面。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人体模特”还是很隐晦的一个词，当时，他看到报纸上对人体模特的报道，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认为“应该用艺术的眼光去看人体模特”。自己做了人体模特后，学生们对这个84岁高龄的模特评价很高，认为李大爷很敬业，“因为他不乱动”。但是学生们私下

里也会说，还是喜欢画年轻的模特，因为“年轻的模特皮肤颜色和线条都更好”。老师也说，其实年轻的人体模特更好，因为老年人的线条比较模糊，可是现在年轻人愿意当人体模特的比较少，大多还是中老年人，李军是他见过的最高龄的人体模特。所以，老师最担心的是老人的身体，不让老人摆太有难度的姿势。

## 他觉得很坦然 儿子都嫌丢人换锁不让他进门

这份工作李军虽然自己心里觉得坦然，但是他却没有告诉过子女和朋友。他和街坊邻居接触得很少，更没有什么可以交心的朋友。对儿女也只是说，自己在大学里找了一份查资料的工作。他也不想让儿女知道，因为人体模特在很多人眼里，“还是觉得很低级”，他的儿女也不支持他。

李军说，媒体报道了他的事情后，三儿子给他打来电话，称他家里换了锁，让老人不要再到家里来，因为觉得“丢人”，“要和我断绝往来”。“我又没偷没抢，我不觉得丢人，他们反正没咋管过我，不来往就不来往了。”对此，李军的儿子表示，家里换锁是钥匙掉了。

10日中午，李军在家里等儿子把洗

好的衣服送来，一直到中午也没见儿子送来。他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却说想等李军不在家的时候给他送去，不想和他见面。挂掉电话，李大爷神情并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他和娃娃们的感情并不好，自己一个人过都习惯了，就算儿子真要和自己断绝关系，他也不在乎了。

(据《成都商报》)